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

息錄部七十

立祠

一人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寇能捍大

王之又曰孟夏禱祀古之鄉士

王作有功褒有德載在祀典領之

主德崇四教以化人事君盡中

千里或仁洽於全國以至家行敦

紳士之所欽慕威名必噴

之所畏服由是搆之祠宇荐以必芬沒者寄其悲哀生者

小懲至於刻貞石紀茂績咸用論次以示于後

大夫也吳王夫差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

子取馬皮為鴟夷革到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鴟夷猶形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孔子為魯司寇哀公十六年卒魯世相傳以歲時奉祠祀

孔子冢大一頂後世因廟藏孔子琴車書至于漢二百

亦不絕

白起為秦將封武安君昭賜起釵以自殺起死非也秦人

知邑皆祭祀焉

藥布為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藥公社

不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不治無為立石

相祠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病

之母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嘗言得貳師人

以祀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

貳師以祠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北方早寒

亦種黍單于恐為貳師立祠雖不宜未

胡道為渭城令治甚有聲為蓋主所司吏民

城立其祠

于公定國為縣獄吏郡中為之立生祠蜀郡

太守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亦不絕

名信臣九江人為南陽太守九江郡二千石歲時率官屬行禮

奉祀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平帝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

士民者蜀郡以蜀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

士民者蜀郡以蜀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

段人為西域都護病死烏孫中城郭諸國發喪立祠祭不絕  
龔遂為水衡都尉卒歸葬平陽後延篤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遂  
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

朱邑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邑收邑桐鄉吏其民愛我必  
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嘗之不列其子墓之

桐鄉西郭外民果為邑起冢立祠邑祭至今不絕

後漢六齊為益州太守降集蠻夷甚其和光武數不  
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陳衆為揚州牧歐陽歛從事時李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千  
人水瀟山攻穀安風令歛遣兵不能尅衆自歛請得憲降臨於  
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瀟山人共生為立祠號曰馬

### 從事

任安廣漢縣竹人少事楊厚究極圖籍還家講授建安七年卒  
門人慕仰為立碑銘

許楊為汝南太守鄧晨都水掾復立鴻郤陂後以病卒晨於都  
官為楊起廟圖畫形象百姓思其功清自公祀之

侯霸為臨淮太尹後為大司徒薨臨淮吏人共為三祀四時祭  
焉

祭彤為遼東太守及死遼東吏人三祀四時祭奉范丹丹或  
陳留人卒謚貞節先生刺史郡守名為立碑表墓焉

岑彭為征南將軍征蜀為刺客所殺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  
祠焉

韋... 廣都長以兄順喪去官廣都為生立廟

王堂為邑郡太守時西羌寇郡為民患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楊仲續為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

楊厚為侍中病稱歸捷為以黃老教人及... 人為立廟郡文

學掾史春秋饗射嘗祠之

王祜為葉令率百姓乃為立廟號葉老祠以守... 錄皆... 祀

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為崇

張禽為越雋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及卒夷人愛之如喪父

母詔書嘉美為立祠堂

宋登為汝陰令後為潁川太守病免卒汝陰人配社祠之

鄧訓為護羌校尉卒夷人羌胡家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

求福

何敞為汝南太守脩理鰲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鰲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

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鰲水俗謂之三大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

敞功德

周嘉為零陵太守卒吏民為立祠

趙炳東陽人能為越方善禁章安令惡其忌也眾亦敬之人為立

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在永康縣東姜詩為江陽令卒于

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祠

高獲汝陽人光武引見欲用為吏出便辭去後遠遁江南卒於

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奐為雒陽令卒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

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雒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

化行賢外行猛烈內懷慈仁移惡于好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

遂早就奄昏君作祠安陽延熹中二帝下黃老道悉毀諸方祀

惟特詔密縣存故大傅卓茂廟雒陽留王沂祠焉

崔寔為尚書稱疾免歸建中卒于家大鴻臚袁隗村早頌德

任延為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稽留左傳睢陽令

九真吏人生為立祠

荀淋為當塗長歷朗陵使相及卒二縣皆為立祠

許荆為桂陽太守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

賈逵為豫州刺史及卒吏民追思之刻石立祠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

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

祠奐卒武威多為立祠世不絕

延篤南陽隼人為京兆尹以病免歸卒于家鄉里圖其形於屈

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屈原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

周黨隱居弔池及終邑人賢而祠之

韓韶潁川人為羸長卒於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

碑頌焉

陳寔潁川人為太丘長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及卒海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哀麻者以百數共刊立石碑

桓彬一祭豈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

岐嶷心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寡潔操也  
乃共樹碑而頌焉

馬稜僊廣陵太守時穀貴民寒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  
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太常趙典奉有道不應年四十二卒  
于家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祭邕  
為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名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  
色爾

魏蒼慈為燉煌太守數年卒州為立祠

顏斐為京

屯太守數年遷平原及卒京兆為立碑稱頌之

田豫為汝南太守後遷衛尉遜位歸居魏縣及卒汝南人就為

### 立碑

蜀諸葛亮為相既卒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  
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  
者後主不從步兵較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  
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人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  
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大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真德範遐邇  
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寔斯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  
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  
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  
以性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  
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

是始從之

馬忠為庾隆都督安南大將軍處事能斷威恩並立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迄今猶在

張嶷初為越雋太守後為盪寇將軍與魏將戰臨陣隕身南土越雋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王商為蜀郡太守為嚴君平李弘立祠秦宓與商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現嚴文章冠冒

天下繇夷逸搯止獄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照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帟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恠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

士文翁遺相東如授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骸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晉扶風為王駿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鎮關中病夢西士聞其薨哭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於見碑無不下拜閩德東海人門徒甚多獨目唐彬有廊廟材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

唐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較尉右將軍邊境獲安無犬吠之儼坐事徵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



荀勗為安陽令長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  
羊祜鎮荊州及薨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處建立碑  
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隰淚碑  
杜預為征南大將軍好為後世名嘗言高岍為谷深谷為陵刻  
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  
後不為陵谷乎

江惇以高尚養志為時所重及卒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其  
德美

嵇紹為侍中死於湯陰難後東海王越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  
悲慟刊石立碑

楚王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誅莫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

丁紹為廣平太守時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羣兵赴之  
模賴以獲全感紹恩生為立碑

杜軫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  
言

祖逖為豫州刺史鎮西將軍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  
為之立祠

李雲為成都王穎所害門生故吏迎喪塋清河修墓立碑四時  
祠祭

范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及卒有詔追謚號曰文貞先生賀修立  
碑紀其德行

孔愉會稽人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

著隣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

宋劉劬為右將軍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  
記

蕭承之為漢中太守既卒梁士民思之於我公山立廟祭祀  
安陸王緬為雍州刺史既卒百姓於峴山立祠

南齊王儉為衛將軍開封府卒梁武受禪詔為儉立碑

蕭昱為晉陵守暴疾卒百姓號哭市井為之誼沸又相率為立  
廟建碑

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  
士人思之為立祠

夏侯亶為吳興太守在郡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後

為徐豫二州刺史州民請為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謝舉為晉陵太守罷郡吏民請立碑許之

梁何遠為武康令歷宣城太守新興內史所至皆生為立祠表  
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于官舍闔  
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

貞陽侯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請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  
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于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  
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其人<sup>州</sup>也

徐勉為侍中卒故佐吏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  
石紀德政奉詔許立碑于墓

陸襄為鄱陽內史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暉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中立碑詔許之

伏咼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屬縣始新遂安海並時生為立祠

蘭欽為衛州刺史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

陳王勵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惠威郡人表請立碑頌勵政績

詔許之

鄭萬頃為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

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留異擁據東安陽都討平之仍還本鎮

其年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

後魏高允為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後正

光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嘗景追思允立祠于野王之南

立碑紀德

陸騰為隆州總管討信州蠻蜒前後破平諸賊已蜀悉定詔令

樹碑紀績焉

元子華為齊州刺史鞠獄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

北齊李繪字敬文為高陽內史瀛州三郡人俱詣州立祠州請

為繪立碑於郡街

後周長孫儉為荊州刺史殷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令習

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

刻頌朝許焉及卒荊州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

請為立廟樹碑詔許之

隋李士謙初為魏廣平王府參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家富於

財每以振施為務開皇八年終於家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  
曰我曾不死而今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  
士謙道著邱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  
相與樹碑於墓無氣為也其素又又素於  
裴肅為平原郡丞甚得民心歲餘卒夷僚思之為立廟於彰江  
之浦之縣非

樊叔畧為相州刺史徵拜司農吏民相與立碑頌其德政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

碑頌德

楊文思為魏州刺史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

侯莫陳穎為瀛州刺史坐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流淚

因相與立碑頌德

樊子蓋為武威太守後卒於京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

碑頌德

房彥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及移鄭州司馬吏民號泣相謂曰

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高孝基為吏部侍郎大業中杜如晦預選孝基曰願保崇令德

今欲甫就卑職應為頃少祿俸爾遂補滏楊尉後如晦為尚書

右僕射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記其德

唐李恩摩為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未幾卒葬訖

仍立碑於化州

賈敦頤永徽中為雒州刺史百姓為其樹碑于大市通衢第敦

實成亨初轉雒州長史甚有惠政及敦寔去職復刻石頌美於  
兄碑之側時人號為棠棣碑

高智周為費縣令政化大行吏人刊石以頌之  
高獻為通義令以善政稱去官後吏人樹碑頌德

崔縱為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行縣人立碑

楚王靈龜為魏州刺史稱為良牧及喪歸百姓思其德為立碑  
韋景駿為肥鄉令及去任吏人立碑頌德

王峻景龍末為桂州都督數年州人為立碑以頌其政

宋璟為廣州都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李鼎為鳳翔尹百姓立生祠

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

者甚衆州人為立碑頌

楊瑒為國子祭酒生徒為瑒立頌於學門之外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人吏為生立祠仁傑嘗為刺史撫和戎夏  
人得歡心郡人立碑頌德

崔隱甫開元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刻石頌其美政  
苗晉卿天寶中為安康郡太守遷魏郡太守所到有惠化金州  
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呂諲為荊州都督府長史充澧郎荆忠峽五州節度觀察等使  
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郡人立生祠謹沒後歲餘江陵將吏合

錢十萬於府西築壇地太立祠宇四時祀禱之

李勉大厯中為廣州刺史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耆老以

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詔許之  
張延賞大曆建中間連統四鎮所至稱治其去皆刻石紀跡  
嚴郢為河南郢尹有能政都人為立碑紀述

李融與元初為金州刺史兼防禦使州人懷之刻石紀政

孫成貞元初為信州刺史信州吏人上表請立碑陳其殊績優  
詔褒異而允其請

楊元卿為涇原節度使涇人請立德政碑從之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卒官大和中觀察裴誼奏與丹立碑祠

袁滋元和中為義成軍節度百姓立生祠禱祀之

田弘正穆宗初為魏博節度使州縣官請與弘正立德政碑從之  
成汭為荆南節度使薨荆州趙凝奏請與汭於荆南建南建宣

廟貌哀帝從之

杜洪為鄂州節度使梁王奏請與洪於本道置立祠廟哀帝從  
之

劉德威為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

梁馮行襲為許州節度使開平二年本州官吏百姓詣四方館  
進狀請與行襲立德政碑太祖允之

王重榮開平二年為河中節度使贈太傅晉王仍立廟左右射  
射張禕撰碑文委河中尹選擇穩便處立碑奏聞

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潭州錄事叅軍馬琳軍府官吏  
僧道等進狀稱殷自到所著功庸政績合具上聞伏乞許于本  
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許之并令翰林學士封

舜卿撰碑文

錢鏐為吳越王開平五年四月杭州將吏耆老列狀願為鏐建生祠以頌功德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為宣慰立祠堂使仍令翰林學士李琪製碑文以賜之

韓遜嗣嚴靈州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於其地太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  
晉安重榮為成德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副使朱崇節奏鎮

府將吏僧道父老詣闕請立重榮德政碑高祖勅晏重榮功宣締搢寄 藩維善布詔條克除民瘼遂致僚吏僧道詣闕上章求勅貞珉以揚異政既覲勤功宣示允愈其碑文仍令太子賓客任贊撰進

安元信為山北諸州團練使清泰元年領上黨加簡較太尉累加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進封至武威郡公三年二月以疾終於位時年七十四贈太師葬于太原交城元信有子六人長曰友權官至武衛大將軍帝以元信宿望命禮部定謚表迹業也仍賜建神道碑使禮部郎中呂咸休為其文

周劉表徵廣順初為新安令河南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稱表徵公平之政請刊石頌美太祖從之

李暉廣順初為滄州節度使州民張鑒明等於黎陽山採石欲為暉立德政碑暉出於軍較前鎮河陽部人已刊碑頌及泣浮陽又聞其政不亦善乎

何福進廣順中為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民吏請為福進建立德

政碑

王晏為徐州節度使顯德元年九月官吏緇黃耆老以晏有善政及民乞立碑以紀之詔可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文以賜焉曹英為成德軍節度使英本貫鎮州詔真定縣宜改台輔鄉為衣錦鄉鴻儒坊為勲德里

李瓊為安州防禦使顯德四年十二月癸酉本州監軍馮言守規上言州之官吏百姓乞與防禦使李瓊立德政碑尋命中書舍人竇儼撰文以賜之

薛瓊廣順中為宿州團練使宿州民吏詣闕上言請為瓊立碑頌美太祖從之後為萊州團練使及萊州官吏僧道百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世

宗從之

張晏廣順初為共城令滑州言縣民張祚等請留晏欲為晏立碑頌太祖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一

隋書總錄部七十一

崇釋教

昔班固紀身毒之國楚英為桑門之饒絲是金仙之教被于中  
夏其所述者六趣往返四生輪轉以極于俗諦三乘十地等妙  
二覺以究于聖果叙黑白之業以明乎報應研空有之理以顯  
乎真宗蓋出世之玄談非嘗情之能軌度也西晉之後教典彌  
盛當時名士奉之甚衆精意厥修以徼福為念或著書演析以  
駕說為務乃至稟持戒律動靜靡倫感致靈異考終厥命者亦  
比比有焉

後漢裴楷桓帝時言佛陀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

去奢泰尚無為也

晉郗超侍中愔之子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

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高超奉佛起無子以從弟

施字超官至臨海太守宣威將軍儉之子嗣名僧

何準字幼道克弟也高尚寡欲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

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

起

周嵩為王敦從事中郎為敦所害嵩精于事佛臨刑猶于市誦

經云

前秦徐義為符堅右丞相堅敗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

殺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雒陽令

宋范泰為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暮年事佛

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

孟顛為會稽太守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

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

言

蕭惠開為中庶子丁父憂居喪有孝性家素奉佛凡為父起四

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

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

兄弟甚多若使全閔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

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繇此國秩不復入家

周續之字道祖居豫章初以太孺博士徵不起閑居讀老易入

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沈道虔有高尚之節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食嘗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雷次宗有高節不交世務嘗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人生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智力求但當于所稟之中順而勿牽爾吾少嬰羸疾念自鍾養為性好閒志栖物表故年雖童稚已懷遠跡暨以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不時師友淵源稟教于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篤山林之好晤言之欢寔足通理輔性成天亶亶之業樂而忘憂不知朝日之宴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彫索續以亶

逆違天條嘗茶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哀損故遠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事久絕日月不处急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淹茲將迫前途幾何寔遠相向于五嶽之牽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哀不及頓尚可厲志于所期繼心于所託栖誠來生之津慧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月于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于斯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性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南齊周顒字彥倫初事宋為輔國府參軍明帝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顒長于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提

塵尾來四十餘載餘義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顯于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時何胤亦精言佛法既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李生訖之李生鍾岢曰鮓之就脯驟為屈伸蟹之將糖躁弥甚人仁用意深懷如怛至于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慙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克庖厨永為口寔竟陵王子良見岢訖大怒胤兄黠亦適卽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文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未不能全菜耶脫洒離析之計鼎俎網罟之具載之簡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訖現聖人之設膳羞仍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繼

而勿裁將無涯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己為懷是以各盡封疆罔相凌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我何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剖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歿脆薄易矜瞻彼弱虜碩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樸禘加復恣恣吞嚼至乃野牧成羣閑豢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嘗理可為愴息事豈一塗若去三世理証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刑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斯為嘗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鈔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夫人于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于晨晷夜鯉不能不取脩屠門財帛方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任啓

鷲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臍骨皆繇其積，墮癡迷沉流，莫返報受穢質，厯若弥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文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李安民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設廳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廳事。上八閏齋戒，俄而牛死，葬廟側，呼為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為崇。  
張融字思光，為司徒右長史。凡涉百家，長于佛理，著三宗論。王奐為雍州刺史，武帝謂王晏曰：奐于釋氏實自尊，至其在鎮

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自及之，勿道吾意也。

劉虬精信釋氏，衣粗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州去人遠，乃徙居之。明帝建武末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畫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乃卒。年八十五。

王績，字無功，號五湖先生，自號五柳先生。從弟也。為太子中庶子。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

何幼璵，殊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卒年八十餘。

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修容儀，嘗弊衣于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話，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之曰：那得此道人祿，穀

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駢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為無隊父  
道人不為動而樞机問難辯理清奉四座皆屬目后還俗以詩  
酒自樂人莫能名之

梁何胤少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後至吳居虎丘西  
寺講經論李僧復隨之東竟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嘗禁殺  
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年八十六卒注百法論十  
二門論各一卷

樂法才為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樓心  
物表

謝奉為尚書令侍中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  
郡時嘗與義僧述講經論徵士何胤自席丘山出赴之其盛如  
此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  
嘗所遊踐奉注淨名經嘗自講說

陸杲為金紫光祿大夫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法門傳三十卷  
裴子野河東聞喜人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  
終步兵較尉

孔雲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嶽陽王府諮議東陽州別駕  
江革為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于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  
革精信因果而高宗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竟意詩五百  
字云唯當精勤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  
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勅云世問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  
如對元巡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何敬容為尚書令中大同初高祖幸同太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請預聽勅許之何氏自晉司空充守司空尚書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世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較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乃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亦以此稱之

到溉為左民尚書家門雍睦兄弟相愛初與弟洽嘗共居一齋洽卒便捨為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高祖每月三置淨饌

蕭幾為尚書左丞末年專奉釋教

劉勰字彥和早孤篤志好李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別區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藏經勰所定也後為步軍較尉通事舍人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製文有救與慧鎮沙門于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蟠鬚髮以自誓勅許之乃于寺變服名慧地未期而卒

劉香為尚書左丞奉釋氏經教嘗行慈忍

任孝恭為司文侍郎兼通事舍人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焉

陶弘景初為諸王侍讀奉朝請後棄官居句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請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守五戒

劉憲斐初為安西成王法曹行參軍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

佛經二千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倦遠近欽慕之  
范文瑛吳郡錢塘人好李博通經史兼精佛義臨川王辟不就  
劉訐平原人善立言尤精釋典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  
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刺史張稷辟主簿不就  
張孝秀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專精釋  
典

庾詵新野人性夷曠愛林泉高祖以平西記室徵不起脫年尤  
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月一百  
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  
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寤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  
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

已生彌陀淨域矣

劉歊隱居求志遨遊山澤幼時嘗病坐室空有一老公至門謂  
歊曰心力勇猛能精心力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  
既長精心孝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于吳皇寺  
驚起曰隱居孝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陳王固清虛寡慾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  
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嘗聘于西魏因  
宴享之際請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  
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位至太常卿  
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弘正持善立言兼名釋典雖碩李名僧  
莫不請質疑滯初藏法師于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



未知名著紅綿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  
雖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  
陵慶少好孝通通五經仕梁為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  
經論靡不該究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並不就乃築室屏居  
以禪誦為事絲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矣  
姚察為尚書領著作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  
戒及在官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為禪師樹碑文甚尊麗又遇  
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  
懷為詠詞又哀切益以此稱之察初願讀一藏經便已究竟將  
終曾無痛慘但西向正坐念云一切空寂卒後身體柔軟顏色  
如常

徐凌為太子太傅凌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  
宮令凌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  
抗

徐孝克凌弟也初為太李博士東遊居于錢塘之住義里與諸  
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早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  
受業者數百人文帝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高宗  
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論  
法華經高宗甚高其操行後為都官尚書孝克性清素而好施  
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刺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  
隨盡後主禎明中為散騎嘗侍陳亡入隋為國子祭酒以疾卒  
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

之  
馬樞扶風郿人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撰道竟論二十卷行于  
世  
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李士綸時自講大  
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  
極觀優劣乃謂衆與馬李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于  
是數李家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  
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論甚嘉之天嘉元年以度支  
尚書徵不起

孫瑒為郢州刺史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吳皇慧朗法師  
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傳緯為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篤信佛教從吳皇慧朗法  
師受三論盡通其李時有大心曷法師著無諍論以該之緯乃  
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畧曰無此下論多誤諍論言此有弘三  
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佛非斥衆李論中道而執偏  
心語忘懷而竟獨勝方李數論更為讐敵讐敵既構爭鬪大生  
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若聚集答曰  
三論之心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李之偏見提婆揚其旨  
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壅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  
意遂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  
豈能舐望其間哉項代澆漓時無曠土苟習小李以化蒙心漸  
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

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李之中取寤復別如是輒轉添糝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斲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危同畫地之餅矣其于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李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瀰漫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其有文章蹤跡不可得深淵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衷有何嫉詐干犯諸師諸師所說是為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為故哀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弊護不聽護乎且教有大小脩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邪斯則褒貶之事縱橫于

李與奪之辭依經說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邪且忿恚煩惱凡夫嘗性失理之徒率皆如此豈可以三修未李六師懷恨而蘊湮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爾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有事焉罪業聚集在鬪諍者所謂耳無諍論言攝山太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即習行于無諍者也遵寤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曲盛于此矣吾願息訟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撥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于誠寔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于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太

師寔無諍矣但法司之所嘗未中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為  
凡有訓勉莫不同心從容語默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  
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生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頽望之  
容唇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堅執銳鏘異家術  
別解窺伺間隙較其長短與相酬對摘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  
唯唯應命必須犄掖同異發摘疵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  
以此為病益知未達若令太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  
師所貴邪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  
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  
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勝自不勞讓矣他  
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疎矣欲讓之心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

處不可誠寔三論何事致乖但願息守株之解除膠柱意之是  
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為獨讓無諍邪詎非  
牙稍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于心矣非所謂說之  
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是異論是非以偏著為失信無是無非  
消彼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凡  
心所被豈無心于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  
矜我為得棄他人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增鬪諍答曰言  
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繇心寔如  
來說至于心造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  
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  
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現在之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

甚于日月猶有志愛軀冒峻制陷湯炭甘齏粉必行而不顧也  
豈能悅無諍之詐而回昔革音邪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  
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固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  
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  
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  
尔于彼于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折瞋目以爭  
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何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別  
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鶴鵬已翔于寥廓而虞  
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之當宏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  
之道通于内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求本失本而營末者  
也今為子釋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  
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得其所復有  
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諍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  
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繇來不諍寧知非末于今而諍何驗非本  
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  
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  
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嘗守耶何德自信聰明廢  
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八害奔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  
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  
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至  
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統極之不脫懸黏膠之  
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麟角難成

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  
揣他物而歆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  
言亦為踈矣他人者寔難測或可是凡夫真耳亦可是聖人仰  
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胃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  
正應虛己而遊乎世俛仰于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  
清風至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  
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為非無  
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  
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于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惟對于明  
道戲論于糟粕哉必歆具考真偽覿現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  
檢行藏之理始終考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

更待後進以觀其妙矣

陸瑜為太子中舍人李成寔論于僧滔法師通大旨

後魏刁雍為征南大將軍汎施愛士恬靜寡慾篤信佛道著教

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雍子遵為太尉謔叡叅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  
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

裴宣為員外散騎侍郎孝文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唯甚有  
詣理帝稱善

高允為尚書散騎常侍雅言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趙柔少以才孝知名為河內太守隴西王源賀採佛經旨幽作  
抵園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咸得理衷為當時雋僧所欽

畏馬又立銘讚頒行于世  
崔光為車駙大將軍儀同三司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  
終日怡怡未曾恙忽曾于門下省晝夜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  
入于懷緣膝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誦者數十人每為沙  
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嘗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  
餘卷識者知其疎畧  
崔敬友光弟也除梁邵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  
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

裴植字文遠少而好學覽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為度支和  
尚書侍中于忠等矯詔殺之植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  
之後剪落鬃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之陰

奚康生久將為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尚佛道數捨其居  
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制

孫紹為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記著釋典論雖不直每時有可  
存

胡國珣靈太后之父為中書監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  
潔自強禮拜至于出入侍從猶能跨馬執鞍孝明神龜元年四  
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寺發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  
乃肯坐勞執增甚因遂寢疾

馮亮南陽人性清靜隱居崧高帝嘗詔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  
人將令侍讀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見  
以幅中就朝遂不强逼還山數年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

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刺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崑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結其工力令與僧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高形勝之處遂造間居佛寺林泉既奇製營又美曲盡三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勅以馬輦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足以供凶事亮遺誠兄子綜歛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磐石之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于山以灰燼處起佛塔藏經崔暹宣帝時為度支尚書兼僕射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為繕寫以幡花讚頌送至館

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度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

後周蘓綽為度支尚書深信佛理著佛性論七經並行于世隋辛彥之為潞州刺史崇信佛道于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也為員外郎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俗咎之應耶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



所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牛哀為庠君子為鶴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大黃母為龜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干為烏燕書佐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像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繇心而作不豈有心乎客人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柳誓為煬帝東宮學士太子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並

唐蕭景貞覲中為秘書監尤好內典歷位清通而襟情雅素勵行蔬菲篤沙門之禁誠所得俸祿皆充檀施身終之日家無遺

產

蕭瑀為金紫光祿大夫專心釋氏常修梵行每見沙門大德嘗與之論難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諧微旨太宗以瑀好佛道嘗齎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于像側以為供養之容又賜王哀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後表乞出家太宗怒之出為商州刺史

崔元綜則天朝官至宰相綜篤信釋典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

李鼎寶應初為鳳翔尹以百姓所立鼎生祠抗表乞改置佛寺度僧七人許之

王維為尚書右丞與弟縉俱奉佛居嘗蔬食不茹葷于藍田南

輞口置別業引輞水激流于草堂之內漲深潭于竹中浮輕舟  
逸溪洞彈琴朗詠嘗飯十数名僧以玄談為樂室中惟有茶鐺  
藥臼經案繩床而已維早耽禪門深虛心地長齋素食不衣文  
綵退朝之後嘗焚香獨坐禪誦為事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  
便絕塵累

王縉為工部侍郎平章事與元載杜鴻漸同居相位俱喜飯僧  
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因而啟奏縉是奉之過當大歷初  
縉上言妻李氏疾患經今七年請捨道政坊私第為寺度僧三  
七住持仍乞賜寺額為宝應帝許之

李重倩為淮西節度兵馬使抗表請捨所居延壽里宅為佛經  
坊許之仍賜名宝應一切經坊

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雅尚玄宗道釋二教嘗著玉開先生  
傳以見意

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大歷末抗表乞以襄陽舊宅為寺評  
之

閔播為太子少師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

路泌為渾瑊元帥判官隨瑊與吐蕃會盟而陷既在絕域棲心  
于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待以賓禮

劉總為幽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初奉詩以私第為佛寺遣中官  
焦仙晟以寺額曰報恩就賜之又奏請為僧詔授侍中天平軍  
節度總因乞出家朝廷以緇服就賜之錫名大賚亦以鄆師斧  
鉞侍中印綬之唯所趨向而總竟從釋氏幽州上言總剃髮為

僧不知在所竟卒于易州  
常綬字子章京兆人喪父刺血寫佛經  
常處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雅信釋氏因果之說晚節尤甚  
張仲武為幽州節度故事每有新帥多創招提以邀福利仲武  
曰勞人求福何福之有因出已所俸擇吏之清潔者厚給其家  
使市紙于江南遠傭其善書者錄其釋氏之典傳之于人因謂  
其賓客曰此非取福貴助其教化耳

梁張策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末弱冠落髮為僧居雍之慈見精  
廬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犯關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  
多之後為刑部侍郎平章事

晉王建立為青州節度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  
稍安之

桑維翰為侍中天福末奏臣落京章善坊捨宅為僧院乞賜名  
額勅以奉仙禪院為名

和凝為右僕射平章事天福末奏臣滑州捨宅為僧院便令親  
妹尼福因往被住持乞頒名額兼賜紫衣勅以悟真禪院為名  
福因宜賜紫衣

晉馬胤孫罷相為太子賓客胤孫少慕韓愈之為文故不重佛  
及退居里巷追感唐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  
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見華嚴楞訶詞理富贍繇是酷賞之仍抄  
錄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為佛國記凡數  
千言或喟之曰公生平以博夾韓愈為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

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笑而荅曰佛佞子則多矣西華恭  
李穀顯德中同平章事穀以本貫河南府雒陽縣清風鄉高陽  
里本居經黃蔡亂離園廬盪盡穀養于外祖亦其舊墟穀于其  
地置蘭若命僧居之以申因極之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二

樂司公總錄部七十二

尚黃老

太史公之論六家劉歆之奏七畧其叙黃老之旨載篇籍之數  
詳矣世之學者亦曷嘗無其人焉乃有敦清淨之訓以助治成  
化捐利祿之累以越世高蹈聚徒教授以傳述真宗立言敷演  
以發揚妙鍵注釋以啟深趣論議以極遠致乃至窮仙通感神  
期冥會親受秘訣以享遐算豈誣也哉其或業與時契名叅俊  
逸志存靈祝力營玄館波流頽靡增華競逐盖與夫黜聰抱樸  
之說戾矣

老萊子楚人著書卜五篇言道家用

慎到趙人與齊人田駢接子楚人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到著一十二論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莊周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

蒙縣屬梁國

其李無所不闕然其要本

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申不害韓人為昭侯相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李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

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李而其歸本于黃老

樂巨公

一名巨公又作鉅姓樂鉅公者老之稱也

趙人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

于齊稱賢師其本師號曰河上丈夫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

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瑕公瑕公教樂巨公樂巨

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漢曹參為齊惠王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于春秋參盡召

長老諸先生問祁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

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既見為言

治道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張良從高祖定天下乃稱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位

列侯此布衣之極于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

李道欲輕奉位至太子太傅

陳平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位至丞相

田叔李黃老術于樂鉅公為人廉直喜任狹

喜好也

游諸公位至

魯相李黃老... 直不疑李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

好立名稱為長者位至御史大夫 鄧公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聞入國事... 汲黯為東海太守李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

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好黃老言 班嗣彪從兄也雖修儒李然貴老嚴之術 臣欽若等曰明帝諱

曰嚴 桓生欲借其書 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 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 澹泊安 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

後者也漁釣于一壑而萬物不奸其志 奸犯 栖遲于一丘則天 下不易其樂不絀聖人之固 周聖人謂不與驕君之餌 餌謂爵祿

使其臣亦尤 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也 肆放 故可貴也今吾 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 韁如馬 伏周孔之軌躅 躅

也 馳顏閔之極繫 繫至也人行 既繫寧于世教矣何用大道為 自眩曜 言用孝子莊周之道也 昔有李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 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以此類故不進 言不與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 後漢耿況與王莽從弟仍其李老子于安丘先生位至上谷太 守 任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位至光祿勳

鄭均字仲虞少好黃老書嘗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召後為詎

蔡勲字居嚴邕之六世祖好黃老平當時為郿令  
樊融有侯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樊瑞尚書令準之父也好黃老言清靜寡欲

楊厚為侍中稱病歸家脩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翟圃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位至光祿大夫將作大匠

淳于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位至侍中騎都尉

樊暄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位至天水太守

周勰奉之子少尚玄虛不應徵辟嘗隱處窟身慕老明清靜杜  
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

矯慎子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

松喬導引之術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老易貧無資  
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高恢京兆人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

魏劉先字始宗博李強記尤好黃老言

王弼字輔嗣為臺郎何晏與弼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  
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  
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省恃以免身故無爵而貴  
矣

何晏字平叔以才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位至尚書  
袁寓精辨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

晉嵇康李無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位至中散大夫  
向秀字子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莊老之李莊周  
著內外篇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覩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  
為之隱解發明其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  
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  
盛焉位至散騎嘗侍  
司馬彪為秘書丞注莊子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莊老能清言注莊子位至東海王鉞  
太傅主簿

庾歆字子嵩為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  
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  
之

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以為王弼之惡歆甚知之每曰郭元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

山濤字巨源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位至司徒  
謝鯤字幼輿少知明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位至豫章  
太守

却悟及弟曇奉天師道而何充與弟準宗信釋氏謝萬訊之云  
二却諳于道二何佞于佛位至鎮軍將軍

張忠中山人隱于太山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  
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崑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  
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覩形而退立



道壇于窟上每退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金左右居人饋之  
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  
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饋諸  
外物皆此類也

葛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著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後為句  
漏令

鮑靚東海人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宋何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于世位至吏部尚書

羊欣素好黃老嘗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位至潯  
陽太守

沈演之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李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

尚知名位至吏部尚書

孔靈符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于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每  
旦于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沱東過錢塘北郭于舟中遙拜杜  
子恭墓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年十二詣豫章太守范甯受業居  
李數年通五經并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稱子既而閑  
居惟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沈道慶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精廬與諸  
兄子共釜庾而資困不改節

南督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年二十餘從雷次宗認玄儒諸  
義晚節事黃老道以佛道二家互相毀著夷夏論雖同二法而

意党道教

宗則退居善易老累徵不起

杜京產吳郡錢塘人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隱居不就徵養身靜默著周易兩繫莊子

篇內訓注老子要畧數十卷

徐伯珣東陽太末人好釋氏老莊之學兼明道術

梁嚴植之字孝源建平梯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位至中撫軍

記室參軍

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九精

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嘗五百人官至國子助教

柳澄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終鎮西安長史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產之

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尔躬答曰願跡亦松

子于瀛海追許繇于空谷庶保死生以免塵累嘗著論云夫至

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極弊極繇迹用用有乖于本

本既無為為非道之至然不乖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

道寔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且明其本亦宜

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

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体二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昭反創

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繇跡須極世非聖不能本寔明理

在賢可昭若能体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

陶弘景幼有異操年十年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

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覓為遠矣止于句容之句曲山  
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游兵受浮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  
經法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澗東弘辟敎導引之法乎踰八十而  
有壯容位至奉朝請

庾承先潁川鄆陵人先李黃老兼涉釋教高祖詔徵之不起居  
于五臺山講老子遠近咸來赴集

庾曼倩新里人孝元在荊州辟為主簿好黃老之言著莊老詠  
疏

馬樞字要理六歲能誦老子及長尤善老子

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嘗令季士講老子

陳周確字士潛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至都官尚書

陸瑜嘗受莊老于汝南周弘正通大旨官至太子中書舍人

金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位至鎮南始興王府詔

詠叅軍

後魏鄭修北海人少隱于岐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屏迹人事  
不交世俗

程駿師事劉昞嘗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  
不切寔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  
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若蕪  
性則冲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猶是聲譽益播

北齊杜弼為通直散騎嘗侍中軍大將軍平陽公淹為并州刺  
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

在軍旅帶經從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  
弋追逸羽于高雲臨波命釣引沉鱗于大壑苟得其道為工其  
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  
周凡聖論行也清靜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之江海乃  
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後軍府而不捨游息  
鑽味既久疊疊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于舊說情發于中  
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于游又有慙于運斤不足  
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于門內貽厥童蒙兼以  
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焰蓋高之聽卑邇  
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并叙如  
別詔荅云李君游神窅冥獨覩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從中

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  
斯文御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棲息儒門馳騁玄肆既啟專家之  
季更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徑達事理兼申能用具表往  
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于  
舊說歷覽新注所得也多嘉善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  
之延閣又上一本于高祖一本于世宗

盧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尚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  
羊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季知  
名位至義州刺史

後周盧光字景仁好玄言撰道德經章句行于世官至陝州刺  
史

長孫熾頗涉羣書周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李兼經史善于  
談論者為通道館李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游通涉彌博  
隋張美初仕後周為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  
十二篇

徐則南海知人入天台山絕糧養性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  
君降之曰汝年七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鎮揚州  
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体自然包涵二義混成萬  
物人能強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  
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木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  
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寔江淮籍甚嘉  
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崑穴霜風已

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氣休愈昔商山四皓輕奉漢廷淮南  
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  
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  
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圻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  
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于是遂詣揚州晉王將  
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嘗  
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肢体柔軟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  
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公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处  
外儉行安身草褐蒲衣食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  
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淮寡人承道風久餐德素頓遣  
使來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或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

厭塵羽化返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誠有在雖志嘗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榔餘衣詎籍墳壟雖杖舄猶存亦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自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為之讚曰可道非道嘗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問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歆成言追葛稚將侶茅盈我王暹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啟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跡

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唐潘師正趙州贊皇人隋大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錄授之師在清靜寡欲居于嵩山之道遙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

李播淳風之父仕隋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頗有文李自號黃冠子文集行于世

薛頤貞觀中為太史令請為道士許之仍拜中大夫為置紫府現于九峻之下申其高尚

馬頤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去俗為道士解天文律歷隋煬帝時引入玉清觀每加恩禮召令章醮

鄭誥為河南府參軍郭仙舟為絳州朱陽縣丞開元六年授廬

獻詩勅曰現其文理是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為道士

韓思復為御史大夫性恬澹好玄言非察察之吏無幾轉為太子賓客

司馬承禎字子微少好李出家為道士師事潘師正傳其符錄及辟穀導引服餌之法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授正一之法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遂止于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詔以贊美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于維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起之至京入宮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復攻乎異端

而增其知慮哉帝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于澹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乃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百餘首開元九年又遣使迎至京玄宗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入都承禎又請還天台上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上令承禎于玉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後受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賀知章為秘書監授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三載知章因老疾恍

惚不醒若神游洞天三清上數日方寤遂有志入道乃上疏請  
度為道士歸捨本鄉宅為觀玄宗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為  
會稽太守使侍養御製詩以贈行皇太子以下咸就執別肅宗  
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  
襟懷和雅神清志逸李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  
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嘗靜默以養間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  
辭祿載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容允叶初志脫落  
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息人琴兩忘惟舊  
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緼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王鉞為御史大夫天寶十載請捨宅為觀表曰臣聞道本無為  
虛而必應行之者時乘六氣得之者壽越二儀伏惟開元天地  
大寶聖神文武應道皇帝陛下高居衆妙深契重玄降自三清  
元居俯為萬方聖主竊見朝之上宰是曰大賢首李真宗先開  
道觀奉揚慈旨布淳化于蒼生恭啟福因延休祐于皇極臣味  
于聞道不敢思齊瞻言報恩寧忘竊比且臣孤立明主所知竭  
力效官義惟守死捐軀奉國誓不偷生所賜榮寵所蒙任使不  
因人力特出聖衷加以前後糾彈頻抵忤公言成謗恐不自明  
直道招愆甘為已分陛下聖明先覓真偽立分燕客上書遙知  
是詐漢臣引過逾察其忠蒙獨炤于聖心免獲罪于浮說嘗憂  
萬死翻致九遷伏念殊私將深固極徒申荅效無補萬分臣舊  
宅在城南安化門內道東第一家祖父相傳竹樹猶茂已更數  
代垂向百年同蕭何之賣田誠為偏僻異晏嬰之近市稍遠置



塵臣于此中選其勝處減兼官之祿俸迴累賜之金帛盡除遺  
堵創建道堂廊宇既成功德將畢伏乞俯矜丹懇時降皇慈因  
誕聖之辰充報恩之覲捧迎仙榜光映蔽廬每至三元八節之  
時天長乙酉之日臣得凜雲紛垢奉持齋戒一心至願稽首尊  
容獻福聖躬永資寶筭千生頂戴萬劫皈依雖螻蟻之負細塵  
豈能裨岳而烏鵲之銜微毳有志填河儻蒙睿澤曲流愚誠俯  
遂仰望許臣諸處招灼然有行業道士二十七人嘗修香火無  
任感恩荷德之至

楊綰雅尚玄言宗道釋二教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位至中書  
侍郎平章事

李勉字玄卿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俊宗于虛玄位至太子太

師

閻竊為吉州刺史德宗貞元七年請為道士從之賜名遺榮  
王紹為定武軍節度憲宗元和四年奏請于宿州置開元觀  
晉梁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  
尤盡善其位至太子太保致仕

履歷于北中...

增創...

誠聖之...

時天長...

...

...

...

...

...

...

...

新刊監本册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三

曰不覺總錄部

晉辭字公清談

子若為清談

傳曰言談者身之文老子曰善言無瑕譴乃若和順內積辭氣

清越振金玉而條暢去枝葉之扶疏抵掌開談應機晤對深造

至理煥發仁聲折群言之微妙為時輩之傾仰扣之不竭聽者

忘倦斯皆脩飾雅調敷述精義婉而成章著為令譽者也江左

相尚流風最盛非夫識度冲遠議論典正洞協名理作世模範

者則無取焉

後漢孔宙字公緒陳留人能清談尚論噓枯吹生後為豫州刺

史董氏由宅公... 魏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一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嘗謂嘏玄曰子寺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勝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寺為貴然未必齊子寺所為也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擢召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炎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王弼字輔嗣少好學時淮南人劉洵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嘗屈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識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焉而老子申之無也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嘗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卒于尚書郎

爰俞字世都清真貴素辯于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尉太尉府稍歷顯位

晉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為東海王越主簿言意以三卷之而歸裴世遠計郭象少有才理好莊老能清言太尉王衍每言聽象語如懸河

馮水注而不竭卒於東海王太傅主簿  
裴頠字季彥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  
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後為尚書僕射侍中為賈  
后所害  
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王澄嘗語人曰彥國吐言如鋸木  
屑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也後為楊武軍湘州刺史  
王濟字武子為侍中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  
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  
王戎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禊雖或問王濟曰昨游  
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  
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立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後為司

徒

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嘗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  
當世好善立言唯說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里  
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道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倣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  
後為太尉與石勒戰敗遇害  
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折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  
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尚書  
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  
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于君矣命諸  
子造馬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見青天也王衍

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後至尚書令嘗為言林然而今人亦隨言下氣矣論語既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辨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語掾阮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行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亶亶之處何如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後為太子洗馬被害

衛玠好言立理其後多病體羸毋嘗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為太子洗馬卒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後除光祿大夫潘京荊州人舉秀才到雒尚書令樂廣與京同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孫盛字安國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舊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

却超有重名時沙門支遁以清談著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意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嘗重超以一時之雋甚相知賞後為司徒左長史

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論則融勝浩繇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後至中軍將軍

謝安字安石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繇是少有重名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忘豈清言致患邪後至太保贈太傅

張憑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為理窟

謝萬字萬石工言論簡文帝作相召為從事中郎萬着白綸中

鶴髦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為豫州刺史

謝朗字長度善言立理文義艷發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終於東陽太守

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慕愛之後為荊州刺史

王濛為司徒左長史善清談謝安嘗稱美濛至長史語甚不多

可謂令音

又云濛恬暢能言名理

宋張敷性整貴文韻端雅好立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高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拂塵尾歎曰吾道東矣於

是名價日重卒於司徒左長史

袁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為太尉長史

張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隣居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

嘿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清

立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繇是不復酣呌卒於新安太守

宋柄字少文精於言理累徵太子庶子不應

南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然

日與居莫能測焉後至光祿大夫

徐嗣伯字叔紹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即諸府佐

劉繪為後進領袖敏悟多能時張融以言辭辨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

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後為大司馬從事中郎  
張融字思光立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後  
司徒左長史  
周顥每賓友會同顥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  
與張融相遇輒以立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日長蔬雖有  
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辨衛將軍王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  
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葵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甚顥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顥卿精進  
如何胤對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所累伊何  
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  
生慕其風爭事華辨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梁張卷字令遠以少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  
伏曼容在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立理時論  
以為一臺二絕子暄幻傳父業能言立理

張充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後為金紫光祿大夫

張嶷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後為吳興太守

范縝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  
琛名曰口辨每服縝簡詣為國子博士卒官

何朗字石明早有才思上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歷官  
散騎侍郎

到洽美容質善談吐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漑  
漑之從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漑加以清竒殆將難及後  
父兄也



為潯陽太守五言詩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立言累遷中撫軍記室參軍陳周弘正少通老子周易叔父侍中捨每與談論輒異之後為石僕射領國子祭酒弘正善清談梁末為玄宗之冠龔孟舒善談名理位至太中大夫韓士卒言後魏閻慶喬博議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為敷城太守卒崔孝芬為吏部尚書博聞口辨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立理為國子博士卒房瑄好賓客善談論為宰相無匪懈之意俱與庶子劉秩諫議李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後罷相久之為刑部尚書卒揚瑄雅尚立言凡所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或有客欲以世務于者見瑄言必立遠不敢發詞內媿而退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卒

### 蘊藉

傳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又云進退可度容止可觀斯蘊藉之謂也豈徒天資淑茂吟韻清婉蓋亦習尚書云矜持舉措與塵游而不雜在醜夷而不爭周旋君子之儀縹緲有神仙之稱者矣若夫進對溫雅談論調暢陟降軒陛側媚于天子回翔表著則鬱為士範型王言之嘉獎聳朝論之欣慕至乃釋愠怒為悅

豫法鄙吝為夷曠加以服用玩好奢素各擅其所宜飲食宴集  
風流遂成于故事間雅自喜姿制可觀內無媿於方人嫉有名  
於競爽本其源出職自禮官建漢官之肇興頗飾以儒雅南朝  
寢盛冠絕向時元魏以還氣裕遷卓然其風標峻爽詞調明朗  
規矩誠設從容以和者亦何嘗泯沒於鄉曲間哉  
漢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車騎雍容間雅甚都  
都間雅之稱也終文  
園令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有蘊藉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援為人明白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  
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皇太子  
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  
在焉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問園陵事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帝善  
之

鄧衍為新野功曹以小子候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  
帝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與焉

袁紹為冀州牧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倣效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善談論美音制褒衣博帶周游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為林中巾  
魏孟達自蜀來歸文帝既至譙進見間雅才辨過人衆莫不屬  
目終新城太守

蜀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其宗姓有風

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嘗為賓客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吳滕胤為人白皙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脩謹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終衛將軍

晉樂廣與王衍俱託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廣終尚書令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妙善玄言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位至太尉尚書令

何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

溫嶠字太真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後為驃騎將軍鎮武昌卒

庾亮為中書令以蘓峻之亂奔陶侃侃與亮談宴終日亮啖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後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竟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課

何充字次道風韻淹雅文義見稱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見次道飲曰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充為侍中錄尚書

事

謝萬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為撫

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帝共談移日  
車武子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  
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武子終吏部尚書封中興尚書  
王裒陽城營陵人少禮操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尺四寸  
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韶雅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破鶴氅裘  
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恭後為平北將  
軍假節鎮京口

王獻之字子敬有少盛名而高邁不羈雖困居終日容止不怠  
風流為一時之冠終中書令

王濛字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惔濛性至通而自然

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  
卿凡稱風流者舉惔為宗焉濛為司徒左長史

王珣為衛將軍加散騎嘗侍以疾辭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  
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  
失歎悼之深

顧愷之每食甘蔗嘗自尾至本人或恠之云漸入佳境官至散  
騎常侍

宋張敷特善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  
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暮之其源流起自敷也終司徒左長史  
羊欣少靜默無競於人善言笑美容止可觀官中散大夫  
江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位至湘州刺史

龔祈字孟道武陵人風姿端雅容止可觀官至中散大夫述見江夷美楚仙人也祈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不應徵辟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况後為中書監領司徒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

南齊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自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風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位至司徒

檀超字悅祖高平人為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以晉却超為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太祖賞

愛之

庾杲之為黃門郎風範和潤善音吐武帝令對魏使兼侍中帝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為蟬冕所炤更生風栗陛下故當與其即真帝意未用也

王儉為僕射兼祭酒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申引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挿幘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

江數湛孫也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流連日夜

封孝琰為通直散騎常侍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譎威儀閒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

張緒為尚書令益州獻蜀柳數株條甚長枝大若絲縷時舊宮  
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嘗賞玩咨嗟曰此楊  
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  
可觀儉賞異之問曰卿與誰共事蓋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  
目送之時尹丞殷璠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  
胡諧之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環潤善自居處兼以  
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

徐孝嗣為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閒容止與太宰  
褚淵相埒武帝深加待遇

梁謝顥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謁  
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為之傾目宥而不問  
臧盾為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  
到沆美風神容止可悅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  
扶賢俊甚愛其才

到溉字茂灌美風儀善容止終於散騎常侍

賀琛為尚書左丞叅禮儀事每見高祖與語嘗移晷刻故省中  
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何昌寓少而清淨幽獨不群祈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藉  
甚位至侍中領驍騎將軍

陳蕭允少知名神彩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蘊藉動合規矩起  
家邵陵王法曹叅軍

謝哲字穎預陳郡陽夏人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然爲士君子所重官至散騎嘗侍中書令領前將軍王瑒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沉静有器局美風儀舉止蘊藉梁大同中起家秘書郎陸繕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較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間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令習繕規矩後魏張濟字士度涉獵書傳清辨美儀容道武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

崔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震威將軍畢祖彥涉獵書傳風度間雅爲時所知爲光祿大夫王誦字國章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位至給事黃門侍

郎

李諧字虔和風流間潤博學有文辨當時才士咸相欽賞終於秘書監

劉藻字彥先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爲太尉司馬

裴粲沉重美風儀歷正平弘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覓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宣武間粲善自樹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恐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

北齊高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為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崔儀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為當時所知為東兗州刺

史

楊愔幼聰敏好學及長能清言美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職者多以遠大許之後為驃騎大將軍開封府

王

裴讓之字士禮為文襄主簿兼中書舍人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史兼書侍郎領舍人

王昕北海劇人為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生九子並風

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盧昌衡衛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以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

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循竝為後進風流之士

沈靖有才識風儀蘊藉容止可觀為尚書郎後與柳機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為當世所推官至華州刺史

獨孤信武川人美容儀風度弘雅善騎射以北邊喪亂避地中山為葛榮所獲信既少年好白修飾服章有殊於眾軍中號為

獨孤即以軍功拜安南將軍為秦州刺史時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為眾

庶所重如此



周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為儀同三司  
王褒字子淵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終於宜州刺史  
柳霞幼而聰邁神采嶷然梁西昌侯琛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琛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盼終於霍州刺史  
楊雄初名惠美咨容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官至江陵總管  
隋柳謩之字公正身正七尺五寸儀容甚奇風神爽亮進止可觀轉守廟下士周武帝有事太廟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

元善雒陽人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繇是為後進所歸開皇初拜內史侍郎高祖每望之曰人倫表儀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矚目

唐杜如晦少聰悟美風調精彩絕人及長雍容儒雅好談文史每以風流自命官終尚書左僕射

崔日用美容止善談笑少舉進士為并州長史

李紆為吏部侍郎厚自奉養輦馬極鮮明以放達蘊藉稱於時韋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相親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為太子少保卒

李迥秀為鳳閣鸞臺平章事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

權德輿自貞元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真亮寬恕動作語  
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饗官終山南西道節度使

周和凝字成績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性好修整自釋  
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人也位至太子

太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四

總錄部 七十四

名字

古稱孩而名之冠而字之蓋以名者義之制字者名之飾先民  
之論其亦多矣故吐情自紀名以示謙均體相稱字以為重質  
文既變單兼并興要在順言亦無定義然五廢之說慮防大物  
三復之旨彌昭景行隨時損益其說靡記至有兆興天賦叶應  
夢受命卜筮以考休吉稽事類以擇淑令或避嫌變易或受賜  
旌別咸有倫理率用論次傳日人治之大也可不慎歟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叔虞母曰邑姜

武王后齊大公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

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晉穆侯七年代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成師

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少子曰成師

太號成之者也名自命物自定也今適庶名返逆此後晉其能

母亂乎成師封于曲沃其後代有晉國

魯桓公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

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

王名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魯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人有饋之取

於父為類若同生子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子不自名也不以官不以山

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避不祥也不以畜牲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玉帛周人以

諱事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干然禮說卒哭以木鐸循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

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以官

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名猪則廢猪名羊則廢羊以

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馬僖侯名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數名也魯獻公名具是

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季友桓公之季文姜之愛子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其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

畢萬畢公高之後也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

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

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象

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

叔孫得臣魯大夫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郡瞞國之君蓋長犬犬獲僑如不書

賦夷人也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一子因名宣伯日僑如以旌其功若越生子將待事而

名之苦越苦夷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日陽州欲比僑如

叔梁紇魯人與顏氏女野合禱於尼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皆上圩頂故名曰丘云字仲尼鄭武公娶于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衛侯辟疆朝於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齊惡為卿而衛侯名惡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

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號欲改君不當聽也君

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卒則稱王父之命名子

若敖楚大夫娶于邾邾國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邾畜

也淫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泣下安陸縣城東

南有雲夢城虎乳之邾子繇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以出遂使收

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

伯比伯比所淫者實為命尹子文其後楚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

使於齊還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名命曰生易

名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蘭草曰余為伯儵余

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

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詞曰妾不才幸

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日數公曰諾生穆公

名之曰蘭漢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其後史家追書為通項羽時

欲封之通不受

趙同文帝時宦者本名談司馬遷避父名改為同

趙王顏當韓王信孫也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顏當成生

子因名曰顏當

司馬相如太子父母受子不為稱故為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

更名相如後為郎

谷永本名竝以尉氏樊竝反更名永後曲陽侯根為驃騎將軍

薦永為大司農

劉向初名更生元帝時為恭顯所譖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

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位至光祿大夫

劉歆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河崑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闔野

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畿以趣也累遷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以為國師

後漢劉平本名曠明帝後改為平官至宗正

馬容卿援子也幼而岐疑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

死罪亡命者來過容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沉敏援甚

竒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容卿字馬援卒後容卿天沒

張霸字伯饒七歲能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

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後為侍中

虞詡祖父經為郡縣獄吏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

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武平故城有碑云詡字安定蓋詡之別字也後詡果為尚書令服虔初名重又名抵故改為虔官至九江太守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裝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

傳燮字南容本字初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改焉後為漢陽太守

鄭玄字益恩以孔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又云小同以丁卯日生而玄丁卯歲生故名小同

至魏高貴鄉公時為侍中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

後避難故

自改名不改字示不忘本後為太常

魏杜畿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密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

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思異之以語或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文帝踐阼為衛尉卿進封安鄉侯

王昶為司空嘗與其兄族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為書戒之事見訓子門

鄧艾字士載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實碑文言文為世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後以定蜀功為太尉

令孤愚字公治本名凌文帝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桓較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河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

吳孫奮景太子帝為奮及其弟作名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

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奮奮音如湖水灣澳之

灣字箇音如迄今之迄今子名震震音如兕觥之觥字弄弄

音如磬首之磬次子名詎詎音如草莽之莽字昱昱音如舉物

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熒音如有所擁持

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

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既不相配文字但一庶易棄辟其普告

天下使咸聞知

顧雍從蔡邕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字邕貴異之謂曰卿必

成器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繇此也又字元嘆言為

蔡雍之所嘆因以為字焉後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

書事

滕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名改為固滕牧皇后之父丁固為御

史大夫更改  
名以相迴避

晉賈充字公闓父達為豫州刺史陽里亭候晚始生充言後當  
有充闓之慶故以名為字焉伐吳之後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  
督

阮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  
賦曰胡人遙集其上楹而以字焉

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官至衛尉  
趙至字元真年十六游學至鄴隨嵇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  
幽州三辟部從事

庾袞四子恂蕤澤据在澤生故名澤生因据生故名据生袞鄉  
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

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務仕進後登臨安西山茹芝服氣有終  
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  
謂之羽化

虞預本名茂犯名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後除散騎嘗侍仍領  
著作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彞之子未甚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  
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彞以嶠所賞故遂  
名之曰溫嶠咲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後為大司馬

桓懿為征西大將軍初聞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  
豁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季石民石生石  
緩石康知石



張天錫字純嘏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  
改焉時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  
之誅景肅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為己子天  
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成大昌焉  
蒲洪懷歸部落小師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  
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洪長二十未甚壯而大氣魁梧且曰此  
前燕慕容垂字道明旣之弟五子少岐嶷有器度身七尺七寸  
手垂過旣甚寵之嘗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成家  
故名拜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垂少好畋游因獵墮馬折齒慕  
容雋僭即王位改名史外以慕容雋為名內寔惡而改之尋以  
懺記之文乃去史以垂為名焉

後涼呂先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

宋王懿字仲德父事符堅至二千石堅敗仲德與兄獻南奔晉  
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犯晉宣元二帝諱竝以字稱又字元德  
懿官至鎮北大將軍

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  
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竒之曰此  
非嘗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  
為鎮惡後位至安西司馬征虜將軍

孫處字季高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位至振武將軍劉義宗高  
祖弟道憐之子幼為高祖所愛字曰伯奴王裕之字敬弘名與  
高祖諱同故以字行後為尚書僕射

謝景仁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位至左僕射

褚叔度名與高祖諱同故以字行後為征虜將軍雍州刺史

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終於會稽太守

孔靖字季恭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後為侍中

謝密字弘微繼後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位至右衛將

軍

羊玄保二子太祖竝賜名其一曰咸二曰榮謂玄保曰欲令卿

二子有林下正始之餘風位至散騎嘗侍向靖字奉仁小字彌

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小字終於散騎嘗侍

張景裔為侍中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荅

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

范曄母如廁產之額為墉所傷故以墉為小字官至太子詹事

顏竣為丹陽尹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

殺後各產男孝武自為製名名義茶子為伯禽以此魯公伯禽

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為辟彊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劉湛負其志氣嘗慕汲黯班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

二子曰琰字季湛官至散騎嘗侍太子詹事

蕭惠開初名慧開後改慧為惠嘗為少府加給事中徐爰字長

玉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為爰終於中散大夫

袁粲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愍孫幼慕荀奉倩

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又言於明帝乃改粲字景倩

馬累遷中書監司徒侍中

董仲舒本名蠻帝謂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  
謂曰今日仲舒如何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  
仲舒降自天地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王琨父憚不慧侍婢生琨名為崑崙憚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  
改名琨琨立以為嗣琨後位至侍中  
王彧字景文名與明宗諱同故稱字位至中書監領太子太傅  
嘗侍揚州刺史

張興世字文德本單名世明帝益為興世後為通直散騎嘗侍  
左衛將軍

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神氣似可  
不入非類不狎小人故以興宗為之名興宗為之字後為散騎

嘗侍中書監

劉胡本名拗故以其顏面又黑故以為名及長以拗胡襍道單  
呼為胡

謝莊五子颺肫顥從淪世謂莊明子以風月景山水位至中書  
南齊薛深本名道深避高帝偏諱改焉後為司州刺史州有將  
軍

薛淵隕汾陰人本名道淵避高帝偏諱改之終於平北將軍  
王泌少存孝行泌族人兗州治中泌與同名世謂泌為孝江以  
別之後為南康王侍讀卒

曹虎本名武頭武帝以武頭名鄙勅改之官至散騎嘗侍  
劉懷為本名聞慰武帝以其舅氏名同勅改之後為安陸王北

中郎司馬卒

王晏字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謂晏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

張敬兒本名苟兒明帝以其名鄙改焉弟恭兒本名猪兒後隨敬兒改名敬兒官至車騎將軍

梁劉顯為邵陵王長史本名顛初仕齊武帝以字難識改名顯張稷齊末同廢東昏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不見見字不回以旌其功稷官至鎮北將軍

王騫字思朝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問故改焉位至給事中心領射聲較尉

劉峻本名法武宋恭始初顛尅青州峻年八歲與兄竝為祈畧齊永明中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兄法鳳改名孝慶字仲昌安成王遷荊州引峻為父曹叅軍復以疾去

馬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以王代女因成琕云后為都督北豫霍三州諸軍事

何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兄胤別兄問名敬容曰乃欲就兄求名兄即命紙筆名曰敬書云兩玉曰敬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敬也敬容官至侍中太子詹事卒

王恭字仲通慈之子從弟筠字元禮一字德柔慈弟揖之子沈約嘗曰王有養矩謝有覽舉養恭小字矩約小字恭位至吏部尚書哀

哀昂為黃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千里之駒在鄉有之今改卿名昂千里為字

謝蘭字希如年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強食終不進舅院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足因名曰蘭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累遷外兵記室參軍卒

豫章王綜字世謙普通六年奔于魏改名績字德文張嵯字四山嵯父稷為剡令至嵯亭生之因名嵯字四山累遷吳興太守到鏡字圓炤初在孕其母夢懷鏡乃生因以名為鏡顏協字子和元帝出鎮荊州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

陳周文育初本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義興人周蒼為壽昌蒲口戍主見而竒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竝長大困於賦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及蒼秩蒲與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為立名文育字景德官至散騎嘗侍鎮南將軍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猶總角容貌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於還都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似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

陸辯惠侍中繕之子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應對進退有父風宣帝賜名辯惠字敬仁

毛喜為宣帝府記室文帝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  
兒宜用叔為稱宣帝以訪于喜即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  
卿等二十餘人啟文帝文帝稱善

蔡徵字希祥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  
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父景歷以為有王  
祥之性更名徵字為希祥官至給事卒

後魏古弼為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日筆取其  
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

吳喜吳興臨安人本名喜公明元減為喜位至散騎嘗侍淮陰  
太守

源賀為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軍賀本名破羗是役  
也太武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賀子男禮  
後賜名懷

堯暄字辟邪本名鍾葵後賜為暄官至大司農  
薛謹長子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拔

秦明王翰曾孫禎為都牧尚書禎生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  
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有之寤  
而私喜又問筮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以名  
瑞字天賜位至太中大夫

齊南王彧本名亮字士明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  
改名詔曰士明風神運吐嘗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相  
倫之美

元康字建扶性耿介有器節文成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裨輔朕躬今可改名以成克終之美  
張白澤本名鍾葵獻文賜名曰澤位至殿中尚書  
上黨王孫冀歸始六歲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

鄧良奴弟侍孝文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稍遷遷中大夫  
穆泰駙馬都尉南部尚書貞之子孝文賜名焉  
庾兵初名業延賜名岳官至相州刺史

于忠本名千年孝文帝太和中為武騎侍郎因賜名登宣武時為左中郎將有功帝曰先帝賜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

封磨奴為懷州刺史卒以族子叔念為後孝文賜名回回父鑿即慕容暉太少奕之後也

李承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焉弟彥虔並為孝文賜名裴駿字神駒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位至中

書侍郎

韋閻為武郡太尉弟彌字靈智孝文賜名

高閻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竒之乃改為閻字焉終於光祿大夫崔景儁歷侍御史子文中散受勅

接南齊史蕭深范雲孝文賜名為逸

高佑字子侯小名賜奴本名禧以與咸易王名同孝文賜名祐位至光祿大夫卒

楊津字羅漢本名延祚孝文賜名焉後為侍中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

楊播本字元休太和中孝文賜名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孝太和與播俱蒙孝文賜名播官至安西將軍華州刺史

宋弁為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之清亮進止可觀孝文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嘗為國子祭酒再進位太保固辭不受卒

張烈字徽仙孝文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焉官至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孫惠蔚為光祿大夫先單名蔚宣武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號會一法師焉  
游肇字伯始孝文賜名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為百僚攝憚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

侯剛為從僕射宣武以其質協賜名剛焉

虞誕本名恭祖為黃門侍郎孝明帝賜名曰誕

北齊高思好本浩氏之子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衛

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

賊鷲入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官至尚書令

斛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



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終於太師  
潘樂字相貴累遷河東郡王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  
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為字  
趙彥生本名隱避廟諱改以字行彥深位至司徒  
孝稚廉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  
家人有所求請嘗欲以金寶授之終不强付輒擲之於地州牧  
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

高昂字敖曹幼有志氣其父曰此兒不減吾族當大吾門以其  
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位至司徒為軍司大都督  
虞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強斷知名文襄引為府刑獄叅軍謂之  
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終於尚書左丞

後周薛端為吏部尚書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太祖嘉之  
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

劉亮本名道德遷車騎大將軍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太祖  
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

獨孤姓本名如願為隴右十一州大都督太祖以其信著遐邇  
故賜名為信

楊忠為太祖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  
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為擒于因以字之

長孫儉本名慶明為太行臺兼相府司馬太祖曰名實理須相  
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伊婁穆善騎射為太  
祖所知太祖嘗謂之曰昔伊尹阿於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

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馬位至小司馬卒  
王勇為衛大將軍邛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竝執短兵  
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  
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  
二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  
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  
州令貴得北勇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保以彰其  
功

高琳母嘗於泗濱獲一石光彩朗潤是夜夢見一人謂之曰夫  
人向所將來之石是乳磬之精若能寶其必生令子其母驚寤  
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秀珉焉官至大將軍

陸逞字李明初名彥字世雄太祖嘗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  
因乃字世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後為太子  
太保卒

裴俠魏太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范先鋒陷陳俠本名協至是  
太祖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命名俠焉終於工部中大夫  
劉璠子祥字休徵幼而聰惠占 俊辨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  
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璠有名江左在領南聞而竒之  
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官至長安令

蕭世怡鄱陽王恢之子歸國以名犯太祖諱改稱字焉後為蔡  
州刺史卒

黎景熙字季明孝以文字行於世位至車騎大將軍卒

王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子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聞後德在平涼始得公奴遂名曰慶

階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位至儀同三司賜爵南陽

郡公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五

總錄部七十五

名字第二

隋李和本名慶和魏末為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後周太祖賜姓宇文氏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畧明贍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開元九年遷上柱國以意是太祖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遂以和為名

豆盧勣字定東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歲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後為上柱國夏州總管封楚國公

長孫覽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初名

善周武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終於荊州刺史

伊婁謙字彥恭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後為澤州刺史顏之推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愍楚蓋不忘本也

蘇夔少聰敏及長搏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威改之頗為有識所哂位至通議大夫

李德林字公輔少孤未有字魏牧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後為懷州刺史

李孝貞字元操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於是稱字

按隋書文

帝祖父諱禎

唐李綱字文紀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位至太子少師

高儉字士廉以字行焉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

房喬字玄齡以字行焉終於司空

虞世南叔父寄仕陳為中書侍郎寄無子以世南出後故字曰伯施位至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文士

楊仁恭本名綸後為雒州都督老病乞骸以特進歸第

李靖本名藥師官至僕射進封衛國公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時內史令安平公德林之子為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字故以百藥為之名後官至太子庶子

顏流字師古以字行於世位至秘書監

崔敦禮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敦禮本名元禮高祖改為敦禮

劉節義本名龍有子名鳳昌有人上書言龍父子為龍鳳之名居宅在乾坤之地將非國家之利書奏不省因賜名節氣

秦瓊字叔寶以字行於世位至左武衛大將軍

韋思謙本名仁約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官至黃門侍郎魏元忠初名寘宰天授中以避天后母號故改焉後以特進齊國公致仕

成王千里吳王恪之本名仁進爵郡公嘗出使江左都人相率以金遺之仁拒而不納則天聞而嘉歎擢使謂曰汝吾者千里駒也繇是改名千里

崔元暉本名暉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為元暉後至中書令

張仁本本仁名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位至兵部尚書致仕

楊隆禮隋齊王楊正道之子歷維梁滑汾懷五州刺史以嚴察聞景龍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為崇禮

薛謙光開元初為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勅賜名為登

寧王憲初名成器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政王範初名隆範避玄宗連名故單稱範薛王業亦同

姚元崇則天時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遂改為元之後避開元尊號

又改名崇

王忠嗣本名訓元始九歲父海賓死王事起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於禁中後官至漢東郡太守

崔澄為秘書監本名滌開元初玄宗改為

李傑本名務光後改為官終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楊國忠玄宗貴妃從父之子或云張易之子冒外氏姓本名釗天寶中帝改為國忠官至司空

劉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為平盧軍遊奕使時節度使呂知誨受安祿山逆命客奴與諸將襲殺之馳以奏聞十五載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平盧軍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及平盧軍使仍賜名正臣

史思明本名宰于玄宗改為思明後為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

李懷光本姓茹父嘗為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李氏更名嘉慶懷光後為邠寧節度使

李若幽為殿中監上元二年以為河州節度都統處置使鎮于終仍賜名國禎

盧正以寶應二年自刑部侍郎為太府卿正己本名元裕以兼名同帝諱抗疏乞改之

楊子琳忿崔寧賊殺長帥討之候寧入覲突入成都糧盡自潰朝廷慮為亂階除為陝州刺史又移授澧州刺史澧郎兩州鎮遏使在澧州二年大曆六年表乞朝謁代宗以發跡不順特容

之及至引見于延英殿與語甚悅賜名猷  
張延賞本名寶符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以父蔭授官玄宗特  
恩賜名延賞取延賞後世之義也位至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路嗣恭始名劍客歷任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縣令考課上下  
為天下最以其能嗣魯恭特賜改其名位至河陽三城節度及  
東都畿觀察使

崔旰為劍南西川留後大曆三年加節度使仍改名寧

曹令忠為壯庭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大曆七年八月賜姓李  
改名元忠以邊將寵之也

白琇珪大曆中司農少卿遷大卿在卿曹十餘年德宗召見與

語以為可任腹心遂用為神策軍使兼御史大夫賜名心貞

尚可孤初為魚朝恩養子改姓魚氏名智德朝恩死賜可孤姓

李氏名嘉勳會李布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除兼御史大夫荆

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尚可孤官至左龍武將軍

韓布烈為邠寧節度興元元年詔賜名歸義

張萬福年七十八從軍遼東有功累攝舒盧壽三州刺史時李

正已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萬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

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威名若從先帝

改改恐賊不知是卿也福賜名萬福慰遣之

劉洽為宣武軍節度真元元年改名玄佐

李長榮貞元四年為河陽三城懷州團練使仍賜名元諒

柳渾初名載為尚書左丞及駕幸奉天渾微服徒行扈從初渾之離京城賊泚猶以渾若在閭里乃除偽宰相及京師克復渾尚名載上言曰頃為狂賊點汚臣實耻稱舊名况載字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德宗嘉而從之

王虔休汝州梁名本名延賞占元中為潞州左司馬掌留後仍賜名虔休

張茂昭本名昇雲孝忠之子也貞元七年為定州刺史充北平軍使是歲孝忠卒於位詔昇雲起復左衛大將軍同正員充義武軍節度使賜名茂昭

王昌貞元十四年自右神策軍將軍除鳳翔節度使賜名敬則劉逸淮貞元十五年自宋州刺史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諒渾瑊本名日進後改為瑊

康藝全為河東編伍勇力絕人節度使馬燧以其多藝因以藝全名之

崔咸字重易父銳貞元中為李抱真從事有道者自稱曰盧老嘗師隋朝雲霧寺李先生能知遠近事屬河北禁遊客銳遂館之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為君為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為記既生成果有黑子其狀則盧老也遂以盧老名之

韋士伋為黔中經畧觀察使貞元十六年改名士宗又名士文王紹初與憲宗同名永貞年改焉少時顏真卿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位至兵部尚書

張奉國本名子良為李錡牙門右職錡叛子良與錡甥裴行立



等密圖騎生致闕庭平浙右憲宗追趕京師親自褒慰擢為右  
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改名奉國

韋貫之本名純犯憲宗廟諱遂以字稱位至河南尹朱士侔元  
和初為定州鎮使以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較工部尚書涇原  
四鎮北庭等節度使仍賜名忠亮

高固生於微賤為叔父所賣展轉為渾瑊家奴號曰黃岑性敏  
惠有膂力善其射好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已子以乳母  
之女妻之遂以因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

蔣武元和五年為諫議大夫武中謝面請改名又從之嘗因奏  
對為憲宗言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臣下亦當順承因讀改名  
帝悅而從之時討王承宗兵初罷又恐天子易於用武以因以

此諷焉

田興元和八年為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

崔元畧為御史中丞元和十二年元畧論侍御史唐武當改名  
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必武為曩時蔣武已請改矣遂改唐武  
為慶時議者見淮西初平謂帝遂喜武功及見改唐武名乃知  
帝厭兵人人相賀

韓瓘為鄜坊節度使和宗長慶元年瓘請改名充許之

王日簡長慶初為鎮州小將王承宗沒軍情不安全感畧自拔歸  
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害田弘正穆宗為之肝食  
以日簡嘗為鎮將召問其計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  
自效因授德州刺史經畧其事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

李氏名全畧以崇樹之

李元喜為安南經畧使寶曆元年元喜請更名元志從之

盧周仁開成中為湖南觀察使奏云名與再從伯音同請改名術從之

高士榮為威遠軍使寶曆元年士榮請改名承恭從之

崔承寵為黔州觀察使寶曆三年承寵請更名實從之

李載義字方轂方轂之字文宗所製也位至侍中

鄭澣本名溼以文宗在藩邸時名同改名澣澣子茂謚避國諱

改名茂休澣後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高元中太和二年為

侍御史內供奉請改名元裕許之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於與陵調補澶州

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

其妻柳氏曰吾閩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且壽生子必為宰相

於陵寓居楊子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背曰名位果踰於父

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後自潮州刺史徵拜吏部尚書

李祐太和三年自涇原節度使除德州刺史充景滄節度使仍

賜名有裕

史唐太和三年攝魏博節度副使奏臣父憲誠本以周有莊周

漢有吳漢依據故事以臣名唐今竊思之不敢慕古請改名孝

從之

李仲和太和八年為翰林侍講學士周易博士奏以名與堂叔

祖下字同請改名訓從之

崔胤父慎繇太中年鎮西川有異人張叟者或云名古風與慎繇跡熟時曾訪慎繇于都下慎繇因從容謂曰臣聞罪大莫若絕嗣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我亦為公求之未見可者唯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矣公宜遣使遺其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慎繇乃發婢僕往焉果受其遺僧尋卒叟於暗壁誌之至來年崔生之日叟復至焉謂慎繇曰我故來相賀因與慎繇窺其所誌之日畧無差焉慎繇因示胤於叟叟曰貴則過公然遇亂世恐不得其終也因字曰衲僧後自司徒貶太子賓客

梁韋震本名肇唐末充宣武軍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昭宗狩於石門震奉表繇號畧閒道奔達于行在帝大悅賜名震太

祖特為製字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末為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貞姓名茂貞禧宗親為製字曰正臣

後唐李茂勳唐末為鄜州節度使梁太祖襲鄜州茂勳遂歸於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唐末從太祖入關平黃景福中為義兒軍使賜姓名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梁太祖改而字之

李存信本姓張為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賜名姓暅同親嫡

朱簡唐末為陝州節度使陳情於梁太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

功勞實知踰分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翼卵之仁願以微軀永期效使乞以名姓肩隨諸子太祖深賞其心乃賜名友謙待之過於諸子同光初莊宗賜姓改名繼麟

段凝仕梁為滑州兵馬留後同光初莊宗賜姓名紹欽

王晏球梁為耀州刺史同光初賜姓名紹虔

康延孝同光初除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史仍賜姓名紹琛

孔循初仕梁以太祖乳媪為義母媪夫趙氏循冒其姓名殷衡

同光初歸姓孔名循

張全義字國維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太祖即位改名宗奭

同光初復名全義

元行欽初從明宗名聞軍中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元行欽

袁光輔同光中為復州刺史天成初上言叔父元行欽亦改元行欽

與臣同名臣今欲改名義從之

郭彥夔為青州孔目吏以節度使霍彥威故改名致雍大成中

為本道所薦至京中書以舊名除官邸使蘓仁裕陳狀以為不

便安重誨以聖旨令中書奏曰狀以凡是人名皆繇父名侍側

者稱以榮左右為後者稱以奉蒸嘗奉廟諱須更同御亦改

降此以外迴避無聞以春秋論之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太

朝有虞世南君不聽臣易名皆所以重人父之命况郭彥夔長

在青州霍威有時移鎮寧將私敬上瀆聖聰若便允從恐多援

引只宜如工部郎使于鄴奏名是盧文紀私諱儻許更名即不

至尤違其郭彥夔請在本道宜令權稱致雍在告勅內即須仍

舊誠為至論永作通規從之

安黑連長興初為潮州刺史明宗為之改名保榮

李郁清泰初為宗正少卿上言臣與本寺卿名同行公事不便欲改名知新從之

晉張從訓初唐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營游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較司空賜姓名繼鸞從者

也明宗徵時嘗在存信麾下為都押衙與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楊光遠小字阿擅及將止名擅從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為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遠字德明

周史懿字繼美為涇原節度使本名犯太祖廟諱

孫方諫字良弼為定國君節度使本名下一字才廟

改焉

曹英字德秀為成德軍節度使舊名犯太祖廟諱故曰



